

# 文化叢詩酒倜儻風流

戚宣君

## 蘇曼殊外傳之八

### 長三堂子尋歡作樂

民國締造以後，革命黨人忙着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三日孫大總統向「臨時參議院」辭職並「薦袁自代」，親率文武祭「明陵」曰：「武昌首義，虜廷震懼，奉茲大柄，還我國人。」

袁世凱並沒有如約南下就職，託言北方局勢不穩，而於三月八日在京畿就職，四月五日「臨時參議院」亦跟着北遷，辛亥革命的成果逐漸落入袁世凱之手，革命同志又陷入艱苦奮鬥的階段。

「太平洋報」的總編輯是葉楚倫，名葉，號小鳳，江蘇吳縣人，十年前任教「吳中公學」時，蘇曼殊與葉楚倫便有一面之識，而葉楚倫對蘇曼殊的才情是頗為心儀的。副刊編輯是胡寄塵，名懷琛，號季仁，安徽涇縣人，對蘇曼殊尤為惺惺相惜不已。經理是朱少屏，名葆康，號天一，上海人，古道熱腸，在經濟上對於蘇曼殊有不少支助。

蘇曼殊在「太平洋報」上發表的第一篇文字

是「南洋話」，把他在爪哇兩年多的所見所聞，以簡潔洗練的文字披露了出來，據他的考證云：

「唐宋以後，我先人以一往無前之概，航海而南，餐風宿雨，闢有蠻荒，迄萬曆時，華人往來通商者始衆；迺至今日，華僑人數，卽爪哇一島而論，卽達三十餘萬，蔚為大國矣。」根據爪哇野老的傳說：「昔千餘年前，華人締造末里洞石佛山，工竣臨行，土人依依弗忍遽別，問我華人：

『何時復返？』我華人答之曰：『後此當有白奴兒來此，替我經營，我返當以鐵為路記之。』如今鐵路已築至該地，寧非華僑之福德耶！」荷蘭人蠶食南洋三百年，對於爪哇控制尤為嚴密，當地華僑亦飽受摧殘，蘇曼殊大聲疾呼，希望中國強盛後，應遣派軍艦前往南洋一帶游弋，以衛護商民，並分派學人前往各地強迫教育，使賣菜傭俱有六朝煙水氣，自然就能挺直脊樑，不再被人欺侮了。他的這一番呼籲，的確引起了一般人開始注意散居於海外華僑問題呢！

透過老友柳亞子的介紹，蘇曼殊此一時期又認識了許多朋友，其中有吳江的費天健，名公直，原名善機，別號一瓢。此人原是在日本讀書時

就認識了的，只是沒有深交，此時相見倍感親切，蘇曼殊會把從印度帶回來的藤杖贈送給他；

另外有松江的姚鵝離，名錫鈞，號雄伯，兩人在詩文上有很多的切磋。蘇曼殊在上海花叢詩酒倜

儻風流，名媛淑女多喜與其週旋，在他致劉三的信中云：「比來女郎索畫過多，不得已，定下新例，每畫一幅，須以本身小影酬勞，男子則一概謝絕，吾公得毋謂我狂乎！」以女郎之照片換取

蘇曼殊的繪畫，已經是人所感知的「潤例」；蘇曼殊的花樣其實尚不止此，有時連女郎們的臙脂、手帕、釵珥也成了交換的物品；甚至於女郎的嬌態與莞爾一笑，也能博得他畫興大發，痛快淋漓的揮筆贍畫呢。

除了與女郎們廝混以外，就是三天兩頭的跟着柳亞子等人往長三堂子尋歡作樂。柳亞子中意的是一位名叫張娟娟的姑娘，葉楚倫常叫楊蘭春陪侍，而蘇曼殊則與花雪南非常投緣。花雪南年齡較大，深悉人情世故，溫婉嫋靜，體貼入微，有一種姊姊般的情懷，最為蘇曼殊所醉心；張娟娟頗通文墨，富有名士風習，柳亞子愛如拱璧；楊蘭春尚在破瓜年紀，稚嫩嬌憨，葉楚倫則對她

十分憐惜。

蘇曼殊曾品評說：「花雪南得氣之多，張娟得氣之秋，而楊蘭春則得氣之初春也。」某日，張娟娟於席上偶書一絕句云：

維摩居士太猖狂！天女何來散妙香；自笑禪心如枯木，花枝相伴也無妨。

張娟娟告訴蘇曼殊說：「這是敬安和尚的詩，啊！正好拿來送給你！」敬安和尚也就是寄禪，亦卽八指頭陀，能詩、能畫，不拘細行，的確和蘇曼殊有諸多相似之處。先是，蘇曼殊於春間赴日時，柳亞子曾贈以詩云：

紅燈綠酒幾旬醉，海水天風萬里行；正是陽春舊三月，櫻花叢裏訪調箏。

可見蘇曼殊從爪哇回到上海以後，一直過着紅燈綠酒，溫柔嬌媚的生活，中間雖去了一次日本，尋訪「調箏人」不成，回到上海以後却得到蘇曼殊的豐沛補償，這一時期的花天酒地生活，在姚鵝灘的「恨海孤舟記」及葉楚倫的「王癸

風花夢」中，都記載得非常清楚。

「太平洋報」尚有同事李凡，字息霜，號叔同，河北天津人，擅長繪畫及音樂，後來也出家

(136)

才情。胡鑑玉，字樸安，號頌民，安徽涇縣人，下筆神速，有高山流水之致。余壽頤，字天遂，號疚僕，江蘇崑山人，別號三郎，與蘇曼殊二字相同，因此當時在「太平洋報」上發表的文章，有一部分署名「三郎」，大家都以為是蘇曼殊，其實却是余壽頤。

## 多情種子傷心人語

當時在上海有名伶馮春航者，唱作俱佳，賺取了觀眾不少的掌聲及熱淚，蘇曼殊坐在臺下，時而激昂慷慨，時而潛然淚下，跟他一齊前去觀劇的朋友，都說蘇曼殊是一個多情種子，而他實在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也。

對於慈善賑災活動，蘇曼殊也表現得十分熱心，有一次在上海「張園」舉行「華洋義賑會」，紅男綠女，極形驕躍，蘇曼殊不停的向衆人合十為禮，以答謝善男信女的隆情盛意。不料翌日却在報端為文批評與會仕女之裝束云：「唯有

效高乳細腰之俗，當以『靜女嫁德不嫁容』之語為鏡臺格言，則可耳！」此文一出，弄得當日與會的名媛淑女大發嬌嗔，紛紛大罵蘇曼殊「頑固」、「不置」。

此一時期蘇曼殊的言情小說——「斷鴻零雁記」正在「太平洋報」上連載，文字瑰麗，情意纏綿，引起了多情男女瘋狂的欣慕，一夜之間蘇曼殊的文名鶴起，他更向人透露消息說：「不日當重譯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以饗國人。」

在民國初年，「茶花女遺事」已有兩種譯本，蘇曼殊認為刪節過多，譯文亦未能曲盡其妙，遂有重新翻譯的打算。「太平洋報」的藝文記者更大事渲染的說：「曼殊以天生情種，而重譯『茶花女遺事』，必將造成洛陽紙貴的聲勢。嘻嘻！愁何似？似一川煙水黃梅雨，正曼殊闔黎握管

凝思之際，亦薄命女含笑之日也。」事實上蘇曼殊重譯「茶花女遺事」，並未真的付諸實施，使讀者望眼欲穿不已。

這年夏天，劉三夫婦由外地回到上海華涇鎮的故居「黃葉樓」，蘇曼殊偕馬小進專程往訪，歡談竟日。入夜劉三的子女已經上床入睡，劉三乘興要蘇曼殊為他畫一幅「黃葉樓圖」，蘇曼殊興致勃勃的且畫、且笑、且談，頃刻立成，並為

劉夫人陸靈素畫了一幅扇面，又蘸墨汁作橫幅一筆端胭脂未淨，枯柳殘鴉，皆作紫憲色，頗成奇觀。後來劉三以蘇曼殊所繪的「黃葉樓圖」向柳亞子索詩題畫，柳亞子題詩畫上云：

淡墨疎林黃葉圖，閭黎才思古來無；

端午節過後，蘇曼殊又有日本之行，這次東遊似乎沒有特定的目的，惟一的理由只是厭倦了上海的十丈紅塵繁華生活環境，聊作孤島習靜之計耳！

民國成立以後，友人認為蘇曼殊精通多種外語，而且也有長久旅遊海外與外人相處的經驗，大可以在外交工作上謀求發展，藉以拓展長才，而蘇曼殊却認為：「山僧日醉卓氏罐前，則亦已耳！何遂要山僧坐緣呢大轎子，與紅髮碧眼人為伍耶？」終於拂逆了友人的好意與期望。

這次在日本為時長達四個月之久，無所事事，日惟漫遊，在蘇曼殊寄給友人的信中，約略可以看出他在日本的一鱗半爪云：「七夕，發丹鳳山，鷄鳴經珠簾深旁，午至一處，人跡荒絕，四

得小丘，丘後有湖，寒流清泚。有弄潮兒，手攜銀魚三尾，口作笛聲，過余身畔，方知爲瀕海之地。問：『是何村？』答以：『非村落，湖名玉女。』余直譯爲『玉娘湖』，博君一粲。即日乘魚船，渡沙陀江，初九日到樟溪；策馬，馬頻嘶而行，願望崎嶇，悽然身世之託。初十日至楓峽，十一日小病，逆旅主人待余甚殷渥，似憐余蹭蹬也者。黃昏於疏籬間，聞英吉利女郎歌至迦詩人槐特『秋風鳴鳥』之詞，其音淑媚無倫，令人觸感興悲。土人言：『去此十餘里有古刹，締造特奇。』如病不爲累，嘗往一觀。』

這封信曾經發表於「太平洋報」，娓娓道來，細述遊踪，清越雅麗，了無人間煙火氣息，可以概見蘇曼殊此時的心情是頗爲閒適的。另外他也迷上了攝影，不時把他的照片寄給友人，輒云：「奉上小影數帧，見其眉目，可知狂放如故耳！」還有就是糖不離口，每日可食「摩爾登糖」三袋，據蘇曼殊解釋說：「此糖軟膩香甜，乃茶花女酷嗜之物也，故亦嗜之。」

風雨兼天，客艸寂寞，秋寒石瘦，頻思故人，遂於十月末杪啓舷返回上海。原擬抵達上海後，轉往蘇州一遊，爾後再往香港及新加坡，却因病羈留上海，病中未曾與友人連絡，惟紅粉知己多人日夕圍繞病榻耳！

## 眞風月不用一錢買

民國元年初冬，蘇曼殊應當時在安慶擔任「安慶高等學堂」校長的老友鄧繩侯之邀，抵達安慶擔任教席。

安慶是歷史上的名城，地理形勢十分重要，名勝古蹟多不勝數，蘇曼殊多次想往安慶一遊，皆因行脚匆匆而未能如願，此番逮到了機會，豈肯輕易放過。鄧繩侯是蘇曼殊六年前在「皖江學」任教時的同事兼好友，此番重逢，對這位才情出衆的人物，自然是照顧加優禮，使得蘇曼殊頗有賓至如歸之感。

「安慶高等學堂」已具大專學校的風格，任教的老師不乏知名之士，其中有鄭之藩，字桐蓀，別號焦桐，江蘇吳縣人；沈燕謀，原名一梅，別號易生，江蘇南通人；程演生，字總持，別號寂寞程生，安徽懷寧人；易白沙，號月村，別號越村，湖南長沙人；傅盛助，浙江寧波人；應溥泉，浙江吳興人，均爲一時之選，也都成了蘇曼殊的好友。

課餘之暇，蘇曼殊與同事們時常徜徉在「菱湖公園」，並數度登臨城外江濱的「迎江塔」。這座塔建於明代萬曆年間，因塔而建寺，亦名「迎江寺」；出東門外里許，寶塔臨江聳立，塔凡九級，四面有門，登臨其上，俯瞰安慶全城盡收眼底，而浩瀚奔波的長江就在脚下跳躍，令人神情爲之一爽。

安慶西門外高嶺處有「大觀亭」，也是蘇曼殊前往登高眺望的最佳去處，亭中名人題詠甚多，楹柱懸一聯云：

莽乾坤能得幾人閒，且安排鐵板桐琶，唱大江東去；  
真風月不用一錢買，休辜負青山紅樹，迎爽氣而來。

蘇曼殊對於壽州王珊森所撰的這副楹聯十分

欣賞，時常淺誦低廻，爲之陶醉不已。想起人生碌碌，無非名利，究竟忙裏偷閒，恬淡自適，領略青山紅樹與迎江狂嘯之樂者，能有幾人乎？

安慶形勢天成，爲歷代兵家必爭之地，明末史可法屯兵城北抵抗清兵，至今北門上仍留有「宣城天塹」的史閣部親筆橫額。太平天國之亂，曾國藩的湘軍與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在安慶形成多次進進出出的拉鋸戰，使得地方元氣大受損傷，一直到民國以後，才逐漸恢復舊觀。

清代名將彭玉麟幼年曾在安慶度過一段甜蜜的童年，有親情，有戀情，及長，戎馬倥偬，無暇重拾舊情，成爲終生的遺憾。蘇曼殊徘徊在「彭公祠」畔，懷念起這位剛直耿介，「頑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的水師驍將，感時傷逝，嘆歲月悠悠，不禁爲之潸然淚下。

安慶是「六安茶」的集散地，與蕪湖、九江合爲長江下游三大米市，市衢繁榮，商業繁盛，這些似乎都與蘇曼殊扯不上多大關係，倒是三牌樓附近「小蓬萊飯館」的燒賣，與四牌樓一帶「小花園飯館」的八寶飯，大大的對了曼殊大師的胃口，每天邀約同事們前往吃吃喝喝，縱談天文地北，上下古今，認爲是平生莫大的樂事。

蘇曼殊與鄭桐蓀特別投緣，時常風雨對床，及趕齋以爲樂事。一日薄暮登寺南樓，遙見江流滾滾，萬木蕭索，想起葉楚倫，口占一絕云：

蘇曼殊把這首詩紀錄下來寄給葉楚倫，據葉楚倫來信說：「那天傍晚，他剛好也正在思念蘇曼殊呢！」心有靈犀一點通，人間事有許多是無法解釋的啊！葉楚倫的信末亦附詩一首贈曼殊云：

東海騎鯨蘇學士，朔方居狗葉參軍；歸來心緒混難說，付與西風怨夕曛。

寒假將屆，天氣嚴冷，一夜北風，晨起推窗，外望，陀落間已積雪二寸，無花可看，書亦懶讀，無聊之極，遂獨自踏雪出西城門，登「大觀亭」，眺望雲蓋萬家的奇景，旋又安步當車，由西城門至東城門，登「迎江寺」寶塔，時正崎嶇落日，襯以大地雪景，完全是一幅圖畫世界，頓時蔚爲奇觀。於是晚間在斗室中，寫信告訴友人平生難忘的壯觀與奇景，認為竟於無意中得見，殊以爲慰。

「安慶高等學堂」於急景凋年中放了寒假，蘇曼殊隨同鄭桐蓀至吳江盛澤家中作客一週。旋與沈燕謀及朱貢山相約至上海，暫居南京路「第一行臺」旅館，同一羣興趣相投的朋友們又開始出入秦樓楚館，除了先前相熟的張娟娟、花雪南而外，更認識名妓桐花、素貞、秦寧、麗娟、蔚雲等人，整天花天酒地，嘻嘻哈哈的度過了農曆新年。後來這些韻事都成了「獨樹齋筆記」的部分內容，其中還有一位名叫老賽者，就是「孽海花」中的傅彩雲，也就是當年「八國聯軍之役」在危城中大出鋒頭的賽金花，日後也成了蘇曼殊「焚劍記」中關鍵人物的影子。

蘇曼殊這年是二十九歲，「年譜」上說他「歲暮抵滬，嬉游渡歲」。指的就是這一段紙醉金

迷的日子。有人說民國初年，風氣未開，閨閣秀女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而當時「鴉鴉蝴蝶派」的文風大行其道，文人雅士們要想找尋寫作素材，只好到花街柳巷去親自體驗了，蘇曼殊是「鴉鴉蝶派」中的大將，也就見怪不怪，甚至順理成章的往胭脂陣中猛鑽了。

民國二年春寒料峭中，蘇曼殊偕張卓身、李一民前往杭州遊春，寓「西湖圖書館」，尋幽探勝，頗不寂寞。然而蘇曼殊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眼前的江城如畫，友人相伴，固然乃人生樂事，然則乍合還離，變幻無常，待至形單影隻之時，該又如何是好呢？因有「無題」詩云：

何處停儂油壁車？西冷終古卽天涯；

擣蓮煮麝春情斷，轉綠迴黃妄意賒。

玳瑁牕虛延冷月，芭蕉葉捲抱秋花；

傷心怕向妝臺照，瘦盡朱顏祇自嗟！

蘇曼殊以閨閣女子的口吻，嘆人事之滄桑，感年華之易逝，悽寂芳心，衣帶漸寬，瘦削容華，祇有在一次一次的臨鏡梳妝時自憐自惜了。

### 吳門雜咏膾炙人口

學校已經開始上課，鄧繩侯函電交催，蘇曼殊只好匆匆趕回安慶，授課之餘，忽然心血來潮，想要編輯一部「英漢字典」。經與鄭桐蓀及沈燕謀多次合計，決定除了「英漢字典」而外，再編輯一部「漢英辭典」，成為兩本有系統的姊妹作，對於初學英文的莘莘學子，一定有莫大的裨益。

計劃既定，復蒙鄧繩侯在精神上及財力上的

支助，於是三人同心，分工合作，利用可能連續在一起的課餘之暇，日以繼夜的埋首工作；待至暑假來臨時已經大致上有眉目。為了全面的整理、校訂及編排，暑假中三人抱着大堆稿件，移居蘇州滾繡坊七十二號鄭桐蓀家中，揮汗如雨的每日工作自晨至暮。他們三人真箇是完全的把全部精力與時間都投入了，終於完成了預定的工作；在民國初元的學術文化界，這確實也算得上是一件頗有意義的大事呢！

工作告一段落，爲了舒散身心，蘇州附近的風景名勝地區，都成了他們徘徊流連的去處，蘇曼殊的「吳門雜咏」詩，就是此一時期的遺興之作。詩云：

江南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獨有傷心驛背客，暮煙疏雨過閨門。

碧海雲峯百萬重，中原何處託孤蹤？春泥細雨吳宮地，又聽寒山夜半鐘。

月華如水浸瑤階，環珮聲聲擾夢懷；記得吳王宮裏事，春風一夜百花開。

姑蘇臺畔夕陽斜，寶馬金鞍翡翠車；

一自美人和淚去，河山終古是天涯！

萬戶千門盡刦灰，吳姬含笑踏青來；

今日已無天下色，莫牽麋鹿上蘇臺！

水驛山城盡可哀，夢中衰草鳳凰臺；

春色總憐歌舞地，萬花撩亂爲誰開？

年華風流共飄蕭，酒醒天涯問六朝；

猛憶玉人明月下，悄無人處學吹簫。

萬樹垂楊任好風，班駢西向冰函秉；

莫道碧桃花獨豔，渡山湖外夕陽紅。

一連串的巨大變化，蘇曼殊似乎漠不關心，整天躲在象牙塔裏，編織着彩色絢爛的夢境。

平原落日馬蕭蕭，勝有山僧賦大招；

先是，趙秉鈞繼唐紹儀與陸徵祥之後出任國務總理，從此府院一體，北洋一系，袁世凱達到

最是令人淒絕處，垂虹亭畔柳波橋。

碧城煙樹小形樓，楊柳東風繁客舟；

故國已隨春日盡，鷗鴟聲急使人愁。

白水青山未盡思，人間天上雨霏微；

輕風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

蘇曼殊的「吳門雜咏」，是步沈燕謀原韻而作，歷歷如繪的白描姑蘇風光，更唏噓感慨的觸及歷史故事，兼亦委婉曲折的敘述自身的懷思及玄想，因此在報端披露以後，一時膾炙人口，風靡了東南一帶的士林人物，從而使姑蘇憑添了不少遊客呢。

溽暑炎人的季節裏，蘇曼殊偕平智璉又到了西子湖畔，在「白雲庵」中消暑度夏，好整以暇的領略湖山的清越。秋間開學因胃疾復發，趕往上海就醫，遂辭去了「安慶高等學堂」教職，專心養病。醫生告訴蘇曼殊說：「中國食品多油膩，殊非所宜。」使得蘇曼殊想起日本食物一向清淡，更懷念起河合仙夫人，遂決定尙日東渡日本。

十二月乘輪東行，船上飲食不當，病情更加嚴重，曾抱病遊覽琵琶湖，落得個「河山倍美，只增惆悵耳！」的感受而已。

正當蘇曼殊在「安慶高等學堂」教書，並與鄭桐蓀及沈燕謀埋頭整理資料，編輯「英漢字典」及「漢英辭典」的時候，外面的世界却發生了

## 象牙塔裏編織綺夢

了總攬大權的目的；接着是宋教仁在上海滬寧車站遭奸徒狙擊，腰間中彈，不治身亡，於是羣情激憤，輿論大譁；而後是袁世凱向「五國銀行團」借款二千五百萬磅，欲用這筆巨款購買軍火，並剷除異己，於是國會大力反對，遂爆發了「二次革命」。

首先是李烈鈞在江西通電討袁，痛斥其暗殺元勳，擅借外債等罪狀；繼而黃興入南京就任討袁軍總司令，呼籲全國同胞一致奮起，誓師北指，討伐獨夫；隨後陳英士在上海宣佈獨立，猛攻製造局。袁世凱急忙遣兵調將，派李純入贛、張勳入蘇、倪嗣沖入皖、湯壽銘入湘、龍濟光入粵、陳宦入川、劉冠雄入閩，迅速掌握了全般形勢，於是「二次革命」的討袁軍事行動終於失敗。

袁世凱漠視世界政治潮流，無睹中國民主傾向，在「二次革命」挫敗以後，更加緊控制國會，召開「政治會議」，積極排除異己；修改臨時約法，改變官制，廢「國務院」而為「政事堂」，內閣一變而為「承啟處」，並另組「參政院」，積極佈署一切，有卿輔弼，有爵拱辰，漸次展開他的「洪憲帝制運動」。

就在這個時候，蘇曼殊抖落了國內紛至沓來的不如意情況，前往扶桑養病去也。雖說是養病，可是蘇曼殊依舊我行我素的愛作什麼就作什麼，愛吃什麼就吃什麼，因此在他旅次西京琵琶湖

的時候，一度病情轉劇，逆旅主人的女兒池田恭子親自侍奉湯藥，照顧得無微不至，感其天心仁愛，思及飄零身世，因而有詩云：

狂歌走馬遍天涯，斗酒黃鸝處士家；

逢君別有傷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

蘇曼殊在西京琵琶湖畔「松雲別館」臥病期

間，遵醫生囑咐，不能吸煙、不能吃糖，日常飲食均經過池田恭子的小心調配，半月之後病情已經大致康復，醫生認為他的胃腸痼疾不過是暫時控制而已，而蘇曼殊却活蹦亂跳的以為自己已經完全康復了，遂意氣昂揚的轉往大森遊覽。大森有梅花數百株，正值瓊枝綴玉，寒蕊飄香的季節

，一片香雪海的奇景，使得蘇曼殊欣喜若狂。在他領略过大森的梅林瑞雪以後，帶着滿懷的興奮與滿身的花香，啓程前往逗子海濱侍母小住。旅程中臨座女郎癡癡的望着車窗外面飛馳而過的山林田野，不時以手帕擦拭眼淚，狀至悲淒，蘇曼殊大為不忍，經過詢問而知其妹因乘摩托車遇禍，剛在橫濱去世。蘇曼殊百般安慰，並贈詩以解其憂云：

人間花草太匆匆，春未殘時花已空！

自是神仙淪小謫，不須惆悵憶芳容。

蘇曼殊在逗子海濱又患了一次瘧疾，端賴慈母的小心照顧，加上蘇曼殊仗恃「吾猶負氣如昔，病魔其如余何？」很快的便痊癒了。而後又有熱海之遊，在上野櫻爛開的時候到了東京，在「民國雜誌社」謀到了一份差事，寓居牛込區鶴卷町三零七番地。

在「民國雜誌社」中，蘇曼殊又認識了許多

新朋友，計有居正，字覺生，湖北廣濟人；田桐，字梓琴，別號玄中，湖北蘄春人；邵元冲，號翼如，別號玄中，亦稱中子，浙江紹興人；鄧家彥，字孟碩，廣西桂林人；蕭萱，字納秋，湖北均縣人；楊庶堪，字滄白，四川巴縣人。大家在居正的領導下，和和樂樂，相處得如同家人一般。

同事相處融洽，工作環境順綏，寫作、繪畫、鑽研佛理之「三論宗」，並編輯「漢英三昧集」，蘇曼殊此一時期的生活過得充實而愉快。

暮春時節，「天涯紅淚記」小說，開始在「民國雜誌」上刊佈，並改訂「燕子龜隨筆」重新印行。夏天荷花香裏，章士釗寄來「雙枰記」小說剪貼稿件請蘇曼殊作序，蘇曼殊一看內容，完全敍述的是亡友何靡施的性情及遭際，從頭到尾一氣呵成，感人筆觸，毫無生澀之處，不禁使他大為感動。

想起十年前返國時，在上海「國民日報」擔任翻譯，與何靡施同處一室，每每挑燈夜話，終宵不倦，他們談人生、談愛情、談時局、談抱負，何靡施有一段纏綿悱惻的愛情，令蘇曼殊為之嚮往不已。不意天不假年，這位天資穎悟，性情孤介的知心朋友，竟爾七早八早的便撒手人寰，如今目睹章士釗的委婉筆觸，不啻是面對故人，因而為序云：

夫士君子惟恐修名不立，願為娶妻嫁女者損其天年，奚獨何子？殆亦言者一往情深，勸懲垂戒焉耳！若夫東家之子，三五之年，飄香曳裾之姿，掩袖迴眸之豔，羅帶銀鈎，綃巾紅淚，簾外芭蕉之雨，陌上楊柳之煙，人生好夢，盡逐春風。

，是亦難言者矣。廬書記翩翩，鎮翡翠以爲床，拗珊瑚而作筆。寶鼎香消，寫流魂於異域；月華如水，聽驟葉於行宮。故宅江山，梨花雲夢，燕子菴中，淚眼更誰愁似我？小勇山下，手持寒錫弔才人。欲結同心，天涯何許？不獨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也已。

## 人在千葉心馳紅妝

蘇曼殊在日本因爲腸胃疾病，因此不敢任意吃喝，每日僅以清粥、牛肉及牛乳果腹，並以中華腐乳塗在麵包上，認爲不亞於外國人以奶油塗麵包，因而寫信遍告老友，說是他的一大發明呢！

不久後，「民國雜誌社」的同仁鄧家彥，由日本前往美國並轉往歐洲漫遊，聽說新大陸米珠薪貴，大不易居，鄧家彥來信說不日當前往法國。蘇曼殊去信詳告誠說往昔在上海，見各國僑民旅居滬所開設之麵包店甚多，惟法蘭西人所製之麵包，最爲香軟可口，但牛肉、牛乳千萬不可多食，不觀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性情類牛，不可不慎也。

如果不吃牛肉，不喝牛乳，而麵包難以下嚥，又該如何是好呢？於是蘇曼殊又在信上大談其腐乳塗麵包的新發明。他在信上告訴鄧家彥說：「可赴華僑所開設之雜貨店，購項上腐乳，紅色均佳，塗在麵包上，徐徐嚼之，其味無窮也。倘若外國人詢問，可誣稱紅者爲紅玫瑰，白者爲白玫瑰，大可以給他們嚐嚐，必然搖頭不置，嘆爲絕妙食品耶！」

蘇曼殊除了臥病以外，身體略感健朗，便思出遊，當時日本東京已出現小型出租汽車，既快速又便宜，較之先前代步的出租馬車，不知要舒適多少倍了；因此時常寫信邀約國內的朋友們前來日本遊覽，並稱「自當掃榻以待」，其實他那裏有什麼「榻」可掃啊！單祇是出租小汽車，似乎還不足以吸引國內的朋友，於是便對當年舉行的「大正博覽會」大吹法螺，說什麼應有盡有，見所未見，長尾生番，食人蠻族，世界各地珍禽異獸及萬國精美產品，均可一覽無遺，說來說去無非是傾洩他對朋友們的懷念罷了。

像個頑童似的，蘇曼殊不時悄悄的溜到中華料理店大吃年糕與八寶飯，每每又因爲消化不良而病倒在床，遂有「病骨支離，異域飄零，舊遊如夢，能不悲哉！」的嘆息；於是醫生嚴誠其節制飲食，因而常向友人們發牢騷說：「醫生誠不解事，竟不知藥物安得如八寶飯之易入口耶？」

蘇曼殊曾經一度前往千葉縣養病，該地氣候溫和，風景絕佳，借住山下家族的小園中，園名「蒲田」，窗外有桐花數株，園中花木扶疏，好鳥枝頭，落花水面，盡日靜臥，思之悄然。想起來雖有倚檻窺簾之勝，然而何能比擬上海觀花走馬之樂乎？而且姑蘇的靈秀與西湖的旖旎，更不時的漾入魂夢，因而伏枕寫下了他著名的「懷舊」詩云：

綠楊新柳玉臺旁，臂上微聞菽乳香；畢竟美人知愛國，自將銀管學南唐。

水晶簾捲一燈昏，寂對河山叩國魂；  
祇是銀鶯羞不語，恐防重惹舊嘔痕。

空言少據定難測，欲把明珠寄上才；  
聞道別來餐事減，晚妝猶待小鬟催。

羅幕春殘欲暮天，四山風雨總綿綿；  
綿使有情還有淚，漫從人海說仁天。

星裁環珮月裁璫，一夜秋寒掩洞房；  
莫道橫塘風露冷，殘花猶自蓋鴛鴦。

臨，昔日的紅粉知己彷彿一骨腦兒都來到床前，林淑景，孤山梅花，太湖風光，一顆心早已徜徉其間了；更有甚者，每當月上西樓，桐花映窗之際，昔月輪西斜，方能恍惚入夢。這一時期，蘇曼殊的「人」雖在千葉海濱「蒲田園」中靜養，而

莊辭珍覲無由報，此別愁眉又復低；  
棠梨無限憶鞦韆，楊柳腰肢最可憐；

雖說是「隨緣消歲月，生計老袈裟」，看來是在千葉海濱養病，然而，心情仍舊是起伏不定

他的「心」却波濤洶湧，未曾有一刻清靜呢！

(未完待續)

## 中外文庫

# 臥室 諸葛亮傳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陸拾元

## 之三十九

# 臥室 小品(二)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共分九章：一、家世和生平。二、立志、爲學、交友。三、輔劉興漢。四、政治三策。五、軍事奇才。六、聯吳外交。七、五月渡瀘的收穫。八、偉大的人格與美德。九、對他的正確認識，附王成聖「諸葛亮的志業」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要目有：脚踩兩頭船。換湯不換藥。玩命之徒。假裝糊塗，一根扁担打天下。判得天眞。心病只有心藥醫。萬病一一驚。得意莫忘形。人算不如「天算」。笑斷腸子。神仙老虎狗。好漢不提當年勇。喫醋。疑心生暗鬼。貓的戰術。張飛殺岳飛。有眼無珠。吹牛不犯法。因禍得福。釋賊笑談。胆大不怕羞。心中有鬼。知名度。精過了頭。報復的藝術。糖衣炸彈。逼宮。牛步。再談妙聯。「姓」的幽默。扒灰。終朝只恨聚無多。十指按十蛋。又喫又躁。老壽星騎公雞。言語扞格。「公道」外表。冒失鬼。莫傷大雅。貧毋詔富毋驕。真真假假。老牛筋。巧辯。電燈泡。心的微笑。豬八戒。迷途知返。自作孽。有傷忠厚等共一百四十七篇，幽默風趣，使您讀後，時時發出會心的微笑，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現已出版，歡迎購閱。